

一本家谱映山河

丁杏子

古往今来,华夏大地上那些根深叶茂的家族,总把先祖的美德、贤达的风范、治家的智慧凝炼成文字,或刻于斗拱飞檐、中堂楹柱,或载入家训、族谱,传给后世,激励后人。家族的迁徙、苦难、斗争、屈辱……往往湮没于历史尘烟,鲜少被镌刻在家谱的字里行间。皖西南望江县杨湾村的舒氏家谱则封存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争史,泛黄纸页间蛰伏的烽烟,终将八十七年前的那段血泪凝铸成坚墙与厚土。

故事得从2015年的一个夏日说起。时任村党总支书记胡成海接到县委史志办的电话,称省有关部门想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村里的一件惨案,是否还能找到当事人或者相关资料。放下电话,胡成海召集村委会全体成员多方打听。很多天之后,前来村委会办事的一位村民提到,她以前听舒吉发说起过。得知村支书的来意后,舒吉发吁了口气,神情暗淡下来,说了句:“我家,就在那次死了三个人。”舒吉发走进里屋,捧出一个蓝色的盒子。“这是我父亲在世时,舒氏族人修的家谱。这一页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经审理查明家谱,发现里面用“大事记”的方式记载了这段血泪史。“余回忆:廿八年望江沦陷,日军占领望江后……日本总部发布命令,将杨湾毁于平地……约二百日军荷枪实弹上刺刀,将杨湾男女老少六十余人每人抱一捆柴关进舒腊荣家,然后将每人手反绑起来,将门锁起,放起火来,柴干火烈,风大烟浓……”

时间回溯到一九三八年。据《望江县志》记载,日军从这一年六月中旬起,从华阳经京泉到长岭,沿途投下炸弹,挥舞刺刀,骚扰百姓,烧杀抢掠,遇难群众不计其数。第二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日军以杨湾墩藏有新四军联络员为借口,驾驶汽艇直扑杨湾,疯狂开枪射击取乐。许多百姓呼儿唤娘,来不及藏身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当天下午两点左右,日军仍然没有找到新四军联络员,气急败坏地冲进杨湾村,荷枪实弹地包围整个村子,将全村男女老少近九十人驱赶到开阔地带。见无人屈服,日军恼羞成怒,遂出现了家谱上记载的一幕,双

手反绑的乡亲们随后关进舒腊荣、谢晋樵两家的房子里。

“火!大火!”舒吉发说,小时候常听父亲跟他讲述这段往事。那天,日军在房屋四周堆上干柴,放起火来,大火瞬间直冲天空,屋内的人顿时乱成一团。有一个村民发现身边有口破缸,趁在上面割断了麻绳,又迅速解开旁边一个人的绑绳。大家迅速解开绳子后,合力将屋的后墙推倒,准备逃出生天。“哪里来得及啊,刚跑出来的人悉数中弹,倒地身亡。”每次跟家人说起这件事时,父亲舒才寿常常会剧烈地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他深深地记得,众人推倒后墙时,日军早已在一米宽的过道两头架设了机枪,枪口像毒蛇张着的嘴,顿时,巷道内百姓一个接一个应声倒下。他从屋内跑到小巷,因腰腹部中弹倒地,一个尸体直接压在他身上,动弹不得。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士兵见到能动的,还要赶过去补上一刀,血喷得老高,肚内的肠子随血流出拖了几米长。墙角一位老奶奶抱着两个孙子,被大火烧成了焦炭。

父亲在世时不知道多少次讲述过那段可怕经历。至今想起来,舒吉发还感到全身发冷,似乎自己当时就在现场。父亲叮嘱他始终不要忘记,那一天,日军在杨湾村杀害了52名村民,其中舒姓12人,郭神宝、舒腊荣两家老小无一幸免,烧毁房屋、庄稼不计其数……

舒吉发的讲述、电话信息、家谱、县志……所有的信息一一对上。当得知镇和村里决定,在当年杨湾惨案发生的屋基上筑起一座纪念馆时,舒吉发长吁了一口气,内心深处像是落进了一粒微弱却执拗的火种,猛地腾起一星亮光。

消息像春风掠过江淮,唤醒了整个村庄沉睡的记忆与隐藏的痛楚。胡成海带着村干部和几位老者,走遍村里每户人家。他们本意是告知,是寻求理解。然而回应他们的,远不止这些。小小的村庄,仿佛被一种无声而浩大的力量贯透血脉。

十几张颜色发黄的粮票被层层包裹着送到村部。那位老妇人颤巍巍地打开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红布,里面静静躺着

那个年代的几斤粮票。一位佝偻着背的老木匠,翻出他珍藏了大半辈子的物件:一把老式刨子。他把这陪伴了一生的工具擦拭得锃亮,郑重地交给胡成海,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泪光。一盏锈迹斑斑、灯罩裂了纹的马灯,被一个中年汉子默默地罩来了。他说:“听我父亲讲,‘鬼子’来的那晚,祠堂里点的就是这样的灯。”灯身冰冷,仿佛还凝着那个血色弥漫的夏夜。

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些远在大城市创业的杨湾村子孙。电话、汇款单,从北京、上海、广东、苏州……雪片般飞来。在北京办企业的本村人张国玉,听闻消息后,连夜驱车赶回。在简陋的村部里,他握着胡书记的手,只说了一句:“终于能给先人一个交代。”在苏州从事绿基金公益基金会的罗威,二话不说,签下一笔足以支撑整个纪念馆主体工程的天额捐款。一万、五万、十万、五十万、一百万……一笔笔凝聚着血脉之痛的捐款,带着无数人的托付与热望,汇入筹建纪念馆的账户。

“杨湾惨案”纪念馆最终落成。一期建筑面积600平方米,设计极其朴素,没有高耸的纪念碑,没有炫目的雕塑群。纪念馆建设得古朴、庄重,有中国抗战简史、安庆抗战简史、望江抗战简史、日军暴行、抗日英烈、伟大胜利厅和影视厅等几个部分。步入馆内,正面墙上贴着烈士的姓名,每一个名字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如今已成为永恒的印记。展柜里,《舒氏家谱》复本翻开的那一页,黑色的文字一个个迸出来,直射入我的眼睛。生锈的柴刀、没有棱角的铜钱和钞票,仿制的略显斑驳的抗战物品……它们无言地躺在展柜里,是那段烽火岁月的证词。

历史从来不缺叙述的方式,实物、文字、声音、画面……历史的叙述不外乎两类人,具有历史自觉意识的撰史修志者和以历史及当下的人物、事件为素材进行创作的文艺家。一份家谱、一组数字、一个姓名、一段往事、一种命运……这些人或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历史的叙述者。

我深深地致敬这些叙述者。

家味清欢(三章)

黄彤彩

蒜香龙虾

他进卫生间洗澡去了,手机丢在客厅茶几上。

嘟嘟,嘟嘟,微信提示音响了,坐在沙发上的她忍不住瞟了一眼:明天晚上,给你做蒜香龙虾。

她知道发微信的是谁,那个开饭店的,很有几分魅力却没有油烟味的老板娘。

他和他的几个老乡,周末喜欢去那里攒着喝点小酒吹吹牛。

卫生间里哗哗的水声传出,似乎还有他轻声哼唱。她的心跳急促,整个人像被一场雾霾笼罩,动弹不得也挣脱不出来。

好在夏天的夜不长,不到五点就见天光了。

站在卖鱼的摊位前,她问:做蒜香龙虾哪种好?鱼摊老板笑得有些欺生:当然是越大越好哦。

找出小红书上点赞和收藏多的视频,看到底怎么做蒜香龙虾,一边拿旧牙刷仔细地刷龙虾,一边瞧手机上的做法,不留神竟然被龙虾咬出血了。她恍如看到的是微信上那个带着血色的爱心。

中午,他看见厨房水池旁的龙虾,没说什么,只是微微地收了一下眉毛。

离下班还有十多分钟,她拨通了他的电话:今晚不出去应酬吧?我买了龙虾,学做给你尝尝!

电话那头的他迟疑了一会。应了一声:嗯,回家吃。

回到家时,餐桌上的龙虾有模有样的,她还在厨房忙活。

他给拍了一张龙虾特写照片给她发过去:谢谢,今晚不过去了,老婆在家做好了,[拱手]。

照片的左下方,有意无意地拍到女儿带学士帽的一角。

她解下围裙,顺手从橱柜里拿出两听啤酒,他接过来:等我洗碗吧,看你手指头都破了。

韭菜炒面

他盯着她好一会,终于开口:晚上去那边吃饭吧?

他说的那边,指的是她的娘家。他老家是北方的,大学毕业就分到这里了。她转过脸去,不露声色地笑了。

前些天,隔壁县里,发生了一起公职人员违规吃喝的事,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好些天了,他的那些同事和朋友都不敢互相约饭局了,这怕又是馋老母的炒面和老爸的小酒了。

县城不大,再远,电瓶车几分钟也就到了。

她有意说,走过去啊,吃饭后就当散步回来。他一个劲地点头同意,尽管他平时并不是十分喜欢走路,他知道她在给他创造机会。

刚进巷子口,他就闻到一股韭菜炒面的香味,夹着豆芽的特有的水清气。

几十年前,他第一次上门,腩腆青涩,低头吃饭。筷子只敢夹就近的一盘菜,就是丈母娘最拿手的韭菜炒面:韭菜翠绿、豆芽清爽、面条微黄!

老爷子坐在桌前:临时起意来吃饭,今晚没事吧,陪我喝几盅。以后想喝酒,提前打电话说一声。尽量莫到外面去拼酒伤身。

酒还没有挨上,他的脸就红了:爸,知道了,先给您满上。

桌子中央,一大盘他钟爱的韭菜炒面,平淡中透着些经年的弥香。

黄豆猪蹄

母亲住院了,日子一长,送饭就是个头疼的事。

老人的饭量不大,加上在医院躺久了,食欲更加萎缩。

后来,她也尝试着在外面的小馆子买饭菜送过去,都提不起母亲的兴致。

医院住院楼外是一片小土坡,呈现半荒凉的状态。有附近的居民垦荒种了些家常的蔬菜,豆角茄子辣椒,外面点了几排毛豆。望着那些在和风细雨中静静生长的菜蔬,她仿佛看见了年轻时

的母亲,常年不辞劳苦的把自己和庄家蔬菜捆绑在一起。

回来的路上,路过菜市场,她特意挑了一副偏瘦的猪蹄。

母亲的黄豆焖猪蹄那真是一绝。蹄筋鲜成软烂,黄豆吸饱了汤汁糯香迷人。

她不止一回静静地看过整个流程,入脑入心,就是没有上过手。

今天,她要为母亲做一回。

猪蹄刮干净在小火上炙烤几圈,再入温水洗净,黄豆泡个半软。起锅烧油,放入冰糖超出糖色,倒入切成块的猪蹄爆炒(加姜块,加酱油),沿锅边淋一圈料酒后,加点桂皮香叶和几个干辣椒。等猪蹄的毛腥气散发的差不多,加开水盖盖子

转中小火慢慢炖。直到筷子能扎透蹄筋,再加入黄豆,焖半个钟头。收汤汁时,撒一把小葱,色泽和香味就更加有层次。

饭盒打开的一瞬间,厚厚的香味充满了整个病房,挤到外面的走廊去了。

母亲递过来肯定的目光,招呼着:来来,尝尝我女儿做的黄豆猪蹄,味道胜过我做的了。

她的眼潮了,就像这梅雨季节的空气。

在倒扒狮步行街

商铺和商贾,退潮到了明清的码头。一对倒扒着的狮子还在原地,闭口不提当年省会城市窗前的明月和熙来攘往的登足音

青石板路响黄梅戏的碎步,走进工作室、老字号、茶馆、咖啡馆一扇雕花窗透出的灯光既古老,又年青,验证了一条老街改版的柳岸色

我一直纠结于一对狮子为什么是倒扒着的?在步行街所有的影子都是直立向前那么多的近代革命和文化先驱在一面安庆历史的文化墙上一个个体像一头狮子,昂首,咆哮

在安庆倒扒狮步行街,我看见——朝阳和落日,都是车马沉重的辐重

古城墙

青砖和石缝,参透了多少骨头和骨髓相连的谜底?

古老,但不昏花。慧眼炯炯透视人间炎凉。贴面的爬墙虎像满堂的儿孙,获得了老者的荫庇

我在烽火台,摠住内心的草木悠悠白云,论英雄,论一座城沧桑的变迁。一面阳燧镜里时间和流水,举起了万家灯火

此刻,顺着垛口远眺。江水浩荡大大小小的小轮船穿梭来往我要寻找的战船,已化迹为对岸的青山。山脚下,那些濯足赋诗、饮马、吹牛角号的人,是谁?

大观亭

有亭的地方,一定有路有路的地方,不一定有亭。但一定有一座大观亭为你引路。照耀或者荫蔽都是北斗定位

史书上说它是名胜因之,传递过风声雨声读书声留宿过汉赋唐诗和宋词。没有血肉,但真情的活着——与楚烟亭结为兄弟,把乡愁打包进山高水长

常唱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殊不知,这里有一曲黄梅调,不是为你送别是为你开辟另一条大路:天上人间

安庆册页(组诗)

刘腊华

在赵朴初故居陈列馆

先生,那些翰墨,那些藏书有风骨的光芒,像你的品质

我听见一粒舍利子在院内开花充满灵魂的慈悲,以芬芳覆盖我

阳光打开窗户照进来诗词沁入丝绸的温润,你说的家国如此澄明

一生风雨,安放故土旧时光从相框中走下来江水送人间一盏明月

振风塔

风清,风浊塔,会帮你显影

400多年,锚定一条河流也锚定尘世的人流繁华或者平凡,比如一条吴越街比如一座大南门,都在你的注视下归于潮起,归于潮落

有多少风沙,沉寂为一件袈裟。有多少传说像一串串风铃声,落在168级台阶上,呈螺旋式上升又徐徐返回风的根部

流水,流沙,流云都折翅飞进了浮屠佛像只有我身边的莲湖水,还想振翅写一页桐城文章

徽州往事

抬花轿的徽州吹唢呐的徽州徽州将一个女儿抬进往事作为观众,我们深陷其一生

一生被黑暗裹胁舞台上的灯光再怎么强烈也不能带一个女人挣脱徽州的绑缚

被徽州编排的往事走进黄梅戏——聚焦的不只是故事本身还有变幻的布景和哀婉的曲调包括剧情里凄美的女主人以及台下,女主角的数十年功

被固定在观众席的某个座位上多像现实中我们被安排的命运跟着剧院在唱腔里跌宕成为徽州的一部分。帷幕开合都是魔幻,都是戏谑

孔雀东南飞

冬日也会受伤



秋韵 彭霖 摄

白露过昌化,风里裹着核桃香

汪文义

晨光刚漫过杭瑞高速的护栏,我握着方向盘的手便松了些——导航提示,再往前就是昌化地界,风里似乎已飘来山核桃的焦香。车窗降下,初秋的风带着草木的清润扑进来,路边的稻田泛着浅黄,偶尔能瞥见坡上的树林里,矮壮的山核桃树蜷着弯曲的枝干,枝叶间垂着串状的深绿“小灯笼”——每颗核桃都裹着带刺的外壳。风一吹,偶尔有熟透的刺壳轻轻落地,那便是即将丰收的信号了。昌化人都知道,这刺壳落地的声音,比任何日历都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丰收闹钟”。

行至一处服务区稍作停留,刚下车就看见几位穿荧光背心的人在给农户发传单。走近了才听清,是高速交警在叮嘱安全:“您上山采摘可别图近穿高速,那车道上的车快,太危险了。”说话的交警手里握着一叠《告山核桃农户书》,封面上的字加粗印着“安全第一”。一位挎着竹篮的大婶笑着点头,竹篮沿上还别着副防滑手套:“晓得晓得,去年就看见你们挂的横幅了,‘那颗山核桃不是我们的缘分’,记着呢!”她边说边摸了摸竹篮里的红布,“我们家山核桃有规矩,头天晚上得把红布铺在竹篮底,说是能‘聚丰收气’,再危险的地方也不能破了这规矩。”大婶的话逗笑了周围人,我也跟着弯了弯嘴角,原来这严肃的安全提醒,还裹着昌化人独有的生活仪式感。

重新上路时,天已大亮,车窗薄雾慢

慢融了。刚过昌化收费站,就看见高速公路的出入口挂着新的横幅——红底白字在晨雾里透着暖意,正是刚才大婶提起的“那颗山核桃不是我们的缘分”,连车速都忍不住慢了些,想把这温柔的提醒多看两眼。路过龙岗段,更让我驻足的是远处的山坳:几位农户正背着竹篓往树林里走,竹篓上系着的安全带闪着银光,脚边还放着写有“请勿横穿高速”的小警示牌(许是交警送的)。不远处,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叔正把安全带一端系在粗壮的树干上,另一端牢牢扣在腰间,脚踏树杈举起磨得发亮的竹竿——那竹竿柄上刻着几道浅痕,“这是我爹传我的,”他见我盯着竹竿看,笑着解释,“每道痕代表一个丰收年,今年该刻第五道了!现在政策好,交警送提醒,咱自己也懂得惜命,才能年年刻下这丰收痕啊。”说罢,他对准枝头的核桃串轻轻一敲,带刺的核桃便滚进树下铺着的帆布兜里,动作稳当又小心。低头瞥见高速路肩的草丛里,嵌着半颗被车轮压碎的核桃壳,忽然懂了交警反复叮嘱的用心——那颗冒险去捡的核桃,哪比得上平安回家,继续刻下丰收痕的份量。

风里的核桃香更浓了,还没走多远,就听见竹篾晃动的轻响。沿护栏往前,一位大爷背着竹篓迎面走来,腰间别着根磨得发亮的竹竿,竹篓边挂着一个旧搪瓷缸。他看见我举着手机拍照,便笑着挥了挥手:“姑娘是来玩的?再过几天

来,就能尝鲜核桃了!今年雨水匀,果子比去年饱满,咬着脆生生的香!”我连忙点头,笑着回:“大爷,听您这么说,我都忍不住想等核桃熟了来尝尝!”去年偶然尝过昌化核桃,壳薄得能用指尖捏开,仁儿裹着点炭火的焦香,嚼着还带股山风的清劲儿。现在想起来还馋呢!”“那可得来!”大爷眼睛亮了,“我们昌化采核桃,讲究‘父子同上山,媳妇在家炒’,等采完了,锅里的核桃刚炒得冒香,一家人围着吃,那才叫丰收!”看着他竹篓里叠得整齐的防滑垫,忽然想起家里老人晒干货时的认真,心里暖融融的——原来不管在哪儿,丰收的期盼都藏在这些代代相传的小事里,实在又动人。

车子继续往前开,后视镜里的山林渐渐变小,可风里的核桃香却似乎更浓了。我忽然明白,这白露时节的昌化,让人心动的不只是满山的丰收景致,更是农户眼里的期盼,交警手里的告知书,是每个人为了“平安收获”付出的心意。要知道,昌化山核桃自明清时就是贡品,如今这颗小小的果子,更是裹着当地人的日子与念想——是竹竿上的刻痕,是竹篮里的红布,是一家人围坐吃核桃的暖意,也是舌尖上那股化不开的山风焦香。原来最动人的秋景,从不是孤高清冷的山水,而是这样带着烟火气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互动——就像山核桃的香,要裹着阳光、心意与百年的地域情长,才最是绵长。